

·四幕喜剧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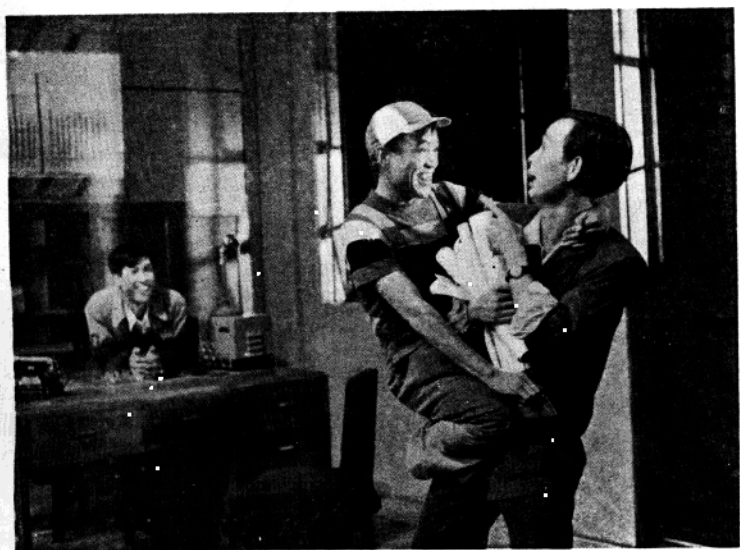
三星高照

江 汗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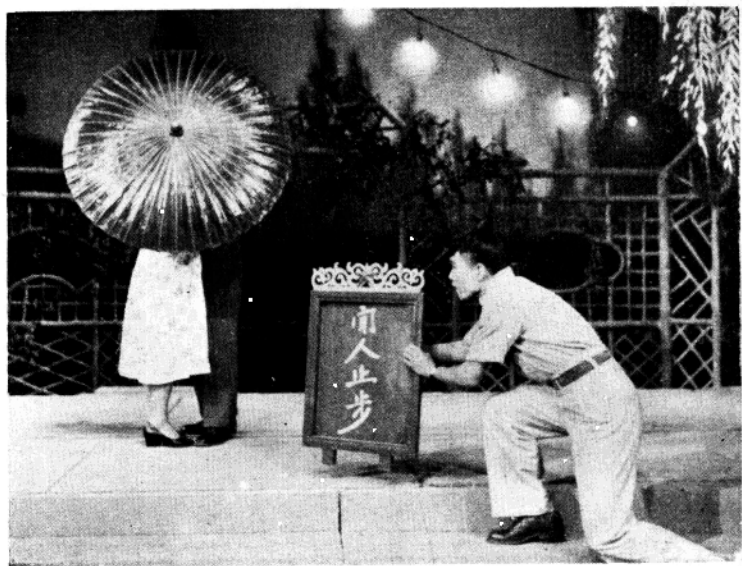
1234
000



第一幕 乔劳海抱着一迭纸走进，肖晃跳过去问带来胎具没有，顺手从乔的兜里掏出一盒香烟。



第二幕 岳明在舞厅好不容易找到石春妮，见她全身被雨淋湿了，用伞遮住她。



第二幕 肖晃看见岳明和石春妮幸福的在一起，取来一个“闲人止步”的木牌子放在那里。



第三幕 石春妮对爸爸說，她把胎具交給了岳明，而爸爸却从木箱里拿出来胎具，使全場人楞住。

我爱这样的三只鸟儿，
让我唱这三只鸟儿的歌。

.....

它们已经给我许多次了，
给了我许多的幸福，欢乐。

——引自裴多菲的《三只鸟儿》

全 劇 人 物

岳 明

肖 晃

安 太

石春妮

石 桐

乔劳海

石大娘

海鷗姑娘

漂亮的小伙子

棒小伙子

守門人

广播的人

青年男女工人們、女歌手們

第一幕

某大型厂。

机械加工车间的一间办公室。右门通外边，左门通另一房间。室内有办公桌和沙发。桌上有麦克风和电话。正面是玻璃窗。

早晨。窗外弥漫着浓重的烟雾，厂房包围在雾中，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。

汽笛响起来，夜班工人下班了。

〔石春妮持文件上。〕

石春妮：（扭开麦克风，喊）机械加工车间安太同志，装配车间岳明同志，请注意！……交班以后，请你们到团支部来一趟，……有重要的事通知你们。……（重复一遍，扭上。翻看文件，嘴里哼唧着，数着什么。敲门声）进来！

〔安太上。〕

安太：（立正，有些玩笑的）旋工安太到。

石春妮：（略有些紧张，指椅子）坐吧……（安太坐下。瞅着她。）（郑重的）我……代表团支部通知你……你已经光荣的被批准为……

安 太：青年突击手！

石春妮：（看了他一眼）青年突击手。后天下午四点，在俱乐部召开命名大会……这是入场券。我恭喜你。

安 太：（握住她的手）谢谢你……你让我当第一名青年突击手。

石春妮：第一名？青年突击手哪有什么第一第二？

安 太：因为……你第一个通知我。

石春妮：这算什么第一！

安 太：反正一样。要是有人问：全厂谁第一个当上青年突击手？那就是我！

石春妮：哼，随你怎么想吧。

安 太：没有事了么？……（掏出一张舞票）这是……我给你的……

石春妮：什么？

安 太：我以第一名青年突击手的名义约你。和上次一样，我等你……

石春妮：不，我今晚上不想跳舞。

安 太：不，我七点在露天舞厅的花坛那儿等你。

石春妮：不，你等也白等，我不想去呀。

安 太：不，我一定等。（退）你不来，我就等你到天亮！（下。）

石春妮：安太！……（把舞票看了一会儿，丢在一边。敲门声）进来！
〔岳明用抹布擦着手，上。〕

岳 明：春妮子……

石春妮：石春妮！

岳 明：噍，叫慣啦。快說吧！

石春妮：（拿起文件）我代表团支部通知你……

岳 明：批准啦？（抓過來看）星期一下午四點……（用油手抓住石春妮的手）春妮子，我太高興啦！真的，我尋思，這一批我大概沒希望啦，我在裝配上干的太差啦。真的，我有时候想，能不能把機車裝的更快些，更好些？讓我們廠每天都有几百輛、几千輛機車開到全國，……（似乎沉入幻想）真的，有時我還能想，要是我們廠每個人都當上了突擊手，那會怎麼樣？那，我們的機車，就會象長江流水，滾滾的流向祖國的四面八方……

石春妮：（似乎也被他這興奮的情緒感染）你想的真好……

岳 明：哎！可惜，我太笨啦，干的太少啦！噢，對，（突然摸出一張舞票來）給你！

石春妮：什麼？

岳 明：舞票。（猶豫了一下）這是工會給我的，多了一張。

石春妮：（笑）我這已經有了。

岳 明：你去么？

石春妮：我？（猶豫了一下）……不，不想去……

岳 明：（失望的）噢……沒關係。（把石春妮的一張也抓過來）那，這一張送給我吧。我找安太、肖晃一塊去。哎，肖晃呢？他批沒批准？……

〔門開，肖晃闖進來。

肖 晃：（急溜溜的）這一批青年突擊手有我沒有？

石春妮：哦，肖晃，你坐，我一會兒跟你談。

肖 晃：先告訴我，批沒批准？

〔石春妮無語。〕

岳 明：沒批准？

〔石春妮點頭。〕

肖 晃：咳，我就知道，咱不行啊！差的遠啦……

石春妮：以後還有機會，肖晃……

肖 晃：算了吧，我的人緣不好，又調皮，又落后，又不是團員……又……

岳 明：又來啦！

肖 晃：好，什麼也不說。好朋友，我恭喜你。（握住岳明的手）我不爭氣，……說了不算……沒跟上來，……（一揮手）咳，算啦！（欲走。）

岳 明：你等等！……春妮子，為什麼沒批准他？肖晃這半年成績不壞呀！他和安太在一個旋床，我聽說差不多快攆上安太啦……

石春妮：最近的汽缸活差的太多……比安太差兩小時，比青年突击手的條件還差一小時……

肖 晃：（急了）這光是汽缸活，這活我沒干過……

石春妮：（抱歉似的）質量也不好，上個月你差點干廢了兩個，青年突击手不興出廢活，這你是知道的……

肖 晃：那兩個？那，那怪我么？那怪我么？你們為什麼不去問問安太……算了，我不說了！誰叫我没有本事……行，不就是個安太么？不就是他么？我攆給你們看看。不攆上他……我……我就不叫肖晃！（急下。）

岳 明：肖晃！……

〔靜場。

石春妮：（仿佛自語似的）劝一劝他吧，他剛好起来……他心里一定很难过……（岳明不言語）他为什么和安太老合不来，老鬧意見……（岳明不言語）……你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这半年你領他走上正路……找他談談吧，……你怎么不說話？你在想什么？

岳 明：（搔着头）……后天就开大会？

石春妮：嗯。

岳 明：（忽然激动地站起来）春妮子……你說……（似乎又有些犹豫）要是……假定說，在开大会以前，我帮助肖晃，把气缸活縮短……两个小时，……攆上了安太，你說，厂部能不能批准他为第一批青年突击手？

石春妮：什么？在开大会前縮短两小时？

岳 明：是啊，能不能批准？

石春妮：你在說梦話！这怎么可能！

岳 明：（比剛才坚决了）要是可能呢？

石春妮：你別在这儿胡吹！安太干了一年多才縮短了两个半小时，你在两天……这怎么可能？

岳 明：（拗勁的）要是可能呢？

石春妮：（瞪了他一眼）你別寻思你过去在那台床子上創过紀錄，那是过去的事儿！

岳 明：（挑戔的）要是可能呢？

石春妮：（賭气的）要是可能，我就亲自上厂部要求批准他！……淨吹牛……

岳 明：真的！咱們拉勾吧。（伸出手來。）

石春妮：不用拉勾！你說說，你有什么办法縮短两个小时？

岳 明：我？……我沒有办法……

石春妮：什么？

岳 明：不，有一个人有办法。

石春妮：誰？

岳 明：跟我一个床子干活的秦永順，秦師傅。

石春妮：秦師傅！他已經死了快两年啦！你开什么玩笑！

岳 明：不，他没死，他活着！（激动的）我常常晚上梦见他……他和我还在那台鏜旋上干活……他帮我檢查圖紙，把活，給我烤飯，和过去一样……

石春妮：（奇怪的看着他）你怎么啦？你該回去睡一会儿啦……

岳 明：不，春妮子，我說有办法就有办法，不过，我現在不能說……不能对你說……我以后也許会全告訴你的。只要你說了算，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克服！好，咱們一言为定！你听，这是秦師傅最喜欢的两句詩：（朗誦）“紅軍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；（稍停）行，等着瞧吧！（下。）

石春妮：（望着他出去，有些感染，愣了一会儿，又覺得荒唐）真是的！我跟他一样傻……（收拾桌上文件，石桐上）爸爸，您還沒走？

石 桐：我还有个会，等你母亲送飯。嗯，我班的安太……通知他啦？团支书。

石春妮：通知啦！我这就去向韦書記汇报（向外走，忽然停住笑起来）爸爸……

石 桐：什么？

石春妮：剛才……我跟岳明打了個賭……

石 桐：打賭？賭什麼？

石春妮：岳明說……他要在開大會以前……幫助肖晃擡上安太。

石 桐：什麼？他又跑這兒放什麼炮！

石春妮：（天真的）不，爸爸，說不定岳明真能做到！……肖晃過去是出名的小落后，岳明不到半年就幫他轉變了。……真的，爸爸……假定說……要是真擡上了安太……您能不能跟廠部說說，批准肖晃當第一批青年突击手？

石 桐：什麼什麼？你說了些什麼？

石春妮：不，爸爸，我答應他了。您是班長，又是代理車間主任，又是車間合理化委員會主任，您說兩句話就行啦。爸爸……您得支持我！

石 桐：（不願開這樣的玩笑）支持支持！你看見哪個爸爸不支持女兒。快去吧！

石春妮：你答應啦？你說了可得算！

石 桐：算！不過，你記住，以後別隨便拿我班的安太打賭，因為，要練成安太那兩下子，並不那麼簡單。

石春妮：不，我希望有人能擡過他！（下。）

石 桐：哼！小毛丫頭！

〔石大娘提飯盒上。〕

石大娘：（在門口向外）春妮子，你不吃么？……（沒有應聲。走進來）這孩子，你得管着她點……（熟練的拿出一張舊報紙鋪在桌子上，擺飯。臉上似乎挂着點生氣的神情。）

石 桐：（端坐，等着老伴侍候。看飯菜）沒帶來？

石大娘：帶來啦，班長老爺！（從懷里摸出個小酒瓶小酒盅）少喝點，工人在班上不許喝酒！

石 桐：我現在是下班。工屬委員同志！（對酒瓶飲了一口）哈！你來一口？

石大娘：（喪着臉）我不來……

石 桐：噢？又對我有意見啦？

石大娘：我听工屬們喳喳，說有一個小伙子看上咱們春妮子啦，可，我這工屬委員倒一點也不知道。姑娘的事兒你一點也不跟我說。

石 桐：噢，（心不在焉的）看上咱們春妮子的可不止一個！

石大娘：（吃驚）還不止一個？……那咱姑娘挑上誰啦？

石 桐：哼，我看……一個也沒有挑上，你尋思，順風刮來個小伙子就是咱家的女婿？

石大娘：咱還想找什麼樣的？咱還不是工人家！

石 桐：工人是工人……可得是有前途的工人，有遠大前途的……

石大娘：噢，這麼說，這些小伙子裏一個有遠大前途的也沒有？

石 桐：（微帶醉意。瞞了瞞老伴，機密的）我可倒是看中了一個……

石大娘：誰？有遠大前途么？

石 桐：那當然！……我的眼光還會錯……這小伙子……可真是走運……只要我拉他一把，他馬上就能……當上全廠的模範，全廠最好的工人！

石大娘：這個人是誰呀，這麼好！

石 桐：現在……還不能公開。

石大娘：什麼？孩子是我的，你可不許跟我保密。丫頭喜歡他麼？

石 桐：爸爸喜歡，丫頭就會喜歡……哦，我差點叫你攪乎忘了……（扭開麥克風）安太，安太！到辦公室來一趟……

石大娘：（抓住石桐的手）不行，咱春妮子愛上的是誰？你得跟我公開了！

石 桐：（生氣的）噯，我不是跟你說了麼？我保證把咱春妮子嫁給全廠最好的工人，你放心吧！

石大娘：最好的工人，最好的工人，這個人到底是誰呀？

石 桐：最好的，那就是最好的……這還不明白？

〔門開。安太笑着走進。〕

安 太：（忍不住笑）師傅，您說了可得算數啊！

石 桐：什麼算數？

安 太：（把手指放在嘴上，輕輕的走到麥克風前，扭上。大笑起來）您剛才說的話，全廠可都聽清楚了。

石 桐：什麼？

〔石桐和石大娘驚住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〕

石 桐：（尷尬的）這一下子可真公開啦！（向安太）全廠都聽見啦？

安 太：一個字也沒漏。您要把春妮子許給全廠最好的工人。

石 桐：（連鼻子好像都挪了地方）嗯嗯，這是怎麼搞的……（沖石大娘）全都是你，亂七八糟！……（向安太）我再沒說什麼錯話？

安 太：这我倒沒听出来。

石大娘：……吃点餃子吧，安太。

安 太：謝謝您，师娘。（向石桐）找我有事么？

石 桐：唔……全攪乎忘了……嗯，先恭喜你吧，当上了青年突击手。

安 太：嗯，第一名青年突击手。也就是說——是最好的。

石 桐：調皮！嗯嗯……（檢查了一下麦克风的开关）真胡鬧！（指桌上的飯菜，向石大娘）快收拾起来吧！

石大娘：（撿掇）嘖嘖，安太当上青年团啦！

石 桐：青年突击手！

石大娘：那也好呀！你师傅在家里沒断着夸奖你；連春妮子都常在你师傅跟前夸你哪……

安 太：她夸我？

石大娘：可不，她常說：爸爸就喜欢安太一个人！

石 桐：我看，你該回窩啦。我办公的时候，你別在这儿乱插嘴！……乱七八糟！

石大娘：咱走！我还有家屬工作忙着哪。（提起飯盒）安太，勤着点到家来坐。（下。）

石 桐：（关上門）哼，世界上要是沒有老娘們家，一定会清靜的多！（电话鈴响。接）……我就是石桐。……什么？你笑什么？……你今儿超額完成了三十二个……什么三十二个？你老笑什么？你是誰？（大声）我問你是誰？……你是全厂最好的工人？……什么？剛才的广播……去你的吧！（挂上）真胡鬧！……我們談談吧，……（把麦克风轉到一边）乱七八糟！（坐下。）